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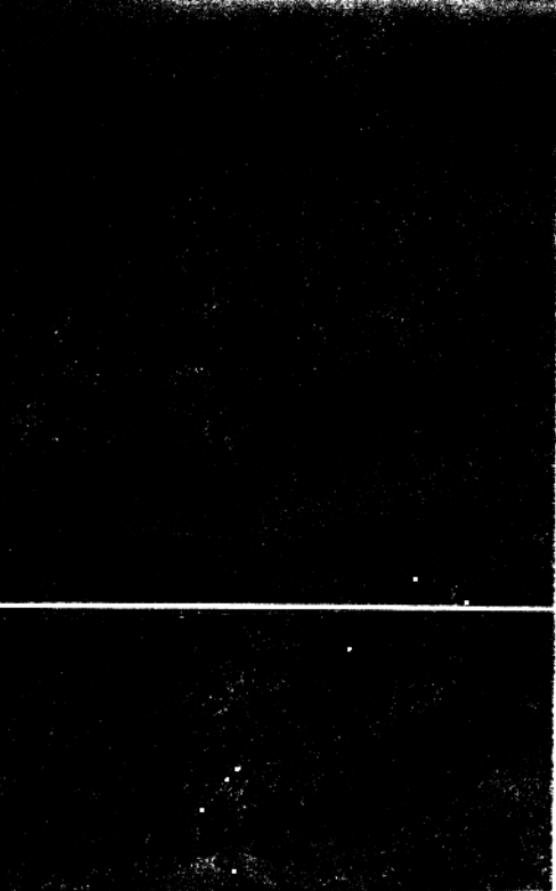
红黄绿

梁志宏 著



HONG HUANG LÜ
LIANG ZHI HONG

BEI YUE WEN YI
CHU BAN SNE





作者近照

梁志宏，一九四五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山西分会理事、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城市文学》主编（副编审）。六十年代起步，七十年代徘徊，八十年代上路。已出版八十年代抒情诗集三部曲《黑瀑布》《热风景》《黄高原》及长篇叙事诗《爱魂》，年内同时出版百行叙事诗集《红黄绿》、城市诗集《冶炼太阳》。

内 容 提 要

这是诗人梁志宏近年创作的百行叙事诗选集，分为《血红剑盾》、《金黄火焰》和《碧绿季节》三个系列，共二十首，组成诗人八十年代小叙事诗三部曲。

这些叙事诗题材广泛，集中表现了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风云投影，描绘了人们心灵深处进藏的雷鸣电火。有绿色田野上的激越交响，有能源基地上的金黄火焰，有司法战线上的血色肉搏……犹如共和国上空一束束燃烧的信号，催人奋发，给人警策。

诗人对叙事诗创作作了有益探索，风格凝重、浓烈，构思新颖，手法多样。

触事生情与缘情叙事

——序梁志宏叙事诗集《红黄绿》

陈良运

I 现在流行的诗的观念，有着越来越单一甚至有些狭隘的倾向，好象只有抒写纯粹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表现自我飘渺无依的情感，才有可能进入“纯诗”的境界。如果较多地触及现实生活，触及当今社会上具体的人和事，诗里多了点人间烟火，似乎就难免免俗。诗，历来就包括了两种文体，抒情与叙事两种类型的诗作。共同建构了一部诗歌发展史，如果很少顾及乃至排除以表现具体人和事为主体的叙事诗，便是收缩了诗的领域，拱手让出了诗歌王国大片肥沃的土地。当今叙事文学的白马王子是小说，有不少青年小说家追求小说的诗化，尤其是被称为“新潮”的、被称为“先锋”的小说，扑朔迷离，诗意弥漫。当读到那些小说时我就想，既然小说可以侵入诗的领域，为什么叙事诗的艺术不能有所发展和新的探索呢？小说诗化的结果不应该是叙事诗的萎缩，反可能刺激叙事诗的发展，因为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强化作家主体意识等，诗歌文体实在比小说文体早就开放得多，在创作领域与鉴赏领域遇到的阻力也小得多。很可

* * *

惜，在诗歌界感觉并接受这种刺激的人并不多，面对小说诗化的挑战而提升叙事诗更上一层楼的争雄意识更是少见。我不敢肯定梁志宏就是接受了那种刺激并初具争雄意识的“不多”中的一个，但从他连续创作了三个叙事诗系列，并尝试以新的艺术手法来开拓这片也属于诗的领地，表明他是诗歌观念比较开阔的一位诗人，不肯轻易让出诗歌王国半壁江山。

Ⅱ 我最初注意梁志宏的作品并留下印象的是《检察长的眼睛》。这篇诗作以发表于《诗刊》1982年第9期卷首而引人注目，在《诗刊》社编的1981—1982获奖诗集《黎明拾穗》中，我又再次读到它，但我当时没有把它当作叙事诗看，只觉得诗人在因事抒情，因为全诗抒情气氛很强烈，诗人文主体和作为审美对象主体（检察长）情思交融，浑然一体，全诗四段就是四首抒情诗。诗人敏于事，可能他是最早、最快地把几年之后才成为热门话题的反腐败之事，引进诗歌创作中来的一位热血诗人，今天我们重读这首诗，更能真切地感受他强烈的现实意义。象这样的题材如果把握不准，没有对于诗歌艺术的自觉，很容易把它写成分行的“诗”报告。梁志宏的高明之处，在于触事生情却又能很灵地超脱具体之事，很机智地将反腐败这一中心情节转换为可感的、能让读者直接进入的审美观照的“眼睛”。以对“眼睛”的抒写为诗情凝聚和辐射的“情结”，诗情就不滞于事而流畅自如了；缘情叙事，事随情转，情入于事，事溶于情，这就使该诗更具抒情诗的境界而凌于叙事诗的境界。

触事生情，缘情叙事，如果能在艺术上妙合无垠地处理好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叙事诗的艺术魅力是可以不亚于抒情

诗的，特别是小叙事诗，诗人将他的审美注意不集中于事件本身而集中于由事所激发的内心感情，他就完全可当作抒情诗来写。这里，我想将叙事诗与咏物诗比较一下。我们分析一点点古、今咏物诗便会发现，诗人咏某物总是力图开掘此物隐含于深层的内蕴，透过此物之“形”而攫取此物之“神”。诗人主体精神与对象客体精神契合交融，便不会写物必此物，“赋诗必此诗”了。“事”与“物”当然有所不同，“物”只是个体，“事”却往往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写事或咏事，如果没有着力开掘“事”的深层意蕴、精神，实际上就情无由生，即使用很形象的描写，很优美的语言，去展示事情发生发展中的一波三折，极尽情节奇险之能事，叙事诗也只能写成一般的故事诗，诗艺的品格就无形中降低了。

我觉得梁志宏的小叙事诗，写得比较成功的，大都是取了类似咏物的表现方法，以《血红剑盾》系列为例，除《检察官的眼睛》外，还有《法官之心》、《站起来，审判长》，都不以展示案情为线索而以抒写人情为主体，前者“最懂人心魄的，乃是／一个法官的内心独白”，后者“撩开法幕的一角／录下案情，录下心灵的疾呼”。我想，大多数读者会和我一样，不会对厂长渎职、“炒卖外汇”之类已是司空见惯的案情所吸引，而是被诗人所开掘所揭示的执法者内心的浩然之气所震慑。相比之下，《飞啸的银箭》侧重于繁杂的事件描述，便显得逊色了。

III 在我的想象中，法制题材是很难进入诗的领域的，因为法是冷峻的，而诗是热情的，梁志宏居然以冷峻的题材写出了热情洋溢的好诗，表现了他有驾驭现实生活中各种

题材较强的艺术才能。我们还可看他的《金黄火焰》系列，他对难以入诗的工业题材同样表现较好。在这个系列里，诗人主要写人，写人的精神面貌。《敲边鼓的老兵》表现了一个退居二线的领导者崇高的思想境界，《金色蜜月》写了一对新婚的知识分子夫妇爱情与事业和谐地交融。《火焰进行曲》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一项管理改革中有争议的人和事，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题材，其间头绪纷繁，矛盾交织，但诗人的艺术处理却很巧妙，他用“画外音”、“组织部长，沉缓的男中音”、“副书记，疑惑的声调”以及经理、党委书记的声音，即“一部党委会议的录音剪辑”，以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不同的情绪交织，较为完美地把这个只适宜作报导材料的题材诗化了。仔细通过诗解剖一下诗人的心机，又发现他还是抓住了“情”这条主线：四位党委成员不同的情绪表现，浑然成诗。这首诗虽然还不能推为佳作，但能写成这个样子，已属不易，诗人物构思的巧妙是值得赞许的。这个系列中，从审美鉴赏角度而言，我个人更喜欢《拳拳女儿心》，这首篇幅不长的小叙事诗，倒不如说是诗人代拟“女儿”的抒情诗，以传说中龙的意象与挖掘机这现代“龙”的意象迭合，抒写了“属龙”的女儿自豪之情，既有传奇色彩又有现实意味：“我挥动挖掘机抓斗／挥动锋利的龙爪／挖掘着土方、石方／挖掘着祖先失落的梦想／……不信您看，妈妈／请看女儿寄您的，一幅／高举机械抓斗的工作彩照啊／请看女儿，这幅／跃动的龙的形象”。全诗在这里已达到高潮，可惜最后一节空泛了些，收束之处缺少余味。

在《碧绿季节》这一系列中，我特别爱读《搬迁》。

《生命树》和《山火》三篇。前者写太行深处一个山村小学的搬迁，诗人寓沉重的历史意蕴于欢乐的情绪之中，这里有民俗的侧笔，有老校长甘苦并陈的品味，更能深化诗情的是“筹款两万元建校资金的功臣”往日感事与今日幸事的对比描写，这是山村由愚昧向文明“搬迁”最为精彩的一笔。诗人在这首诗里淡于叙事而只写几个场景，而几个场景的前后变迁推出山村“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佳节”，并非虚语。

“贞重的搬迁啊”，这首诗也有沉甸甸的分量！《生命树》也是一个有特色的题材，通过新矿区的建设需要迁坟而写人的旧观念的变化，很有时代感，从这首诗看出了梁志宏有善于叙事的一面，象这种思想转变的题材一般的短诗很难应付，但他在叙事过程中造成了一种火燃眉睫的氛围，这就是“推上机逼近了坟地／摧枯拉朽般，推着／乱石、荆棘和叹息、怨忿／推着历史积淀的积层”所形成的迫人的气势感，使旧观念的迅速解体而令人可信。同样，缘情叙事比较成功的还有《山火》，诗中写山火之祸而突出了一个群众救火不救乡长小楼的特殊事件，诗人怀着火一样情感之情却又是以冷峻的笔锋，刻画出那个土皇帝在大火前、大火中的所作所为，表现了群众无声地借山火发泄的情感：“乡长小楼焚烧了／搬至河滩上的山民们／浓烟熏黑面庞、火焰烧穿衣衫的难民们／无声地／看烧楼这个景观”！诗人无意之中赋予了这个“景观”以发人深思的象征意义。当县委书记、县长驱车赶来，“看着烟火升腾的乡长小楼／看着群山似的山民的沉默”，不知这些“父母官们公仆们”是否有所感悟？诗人将他一腔疾恶如仇的激情传导给了读者，那燃烧的小楼，确是“一支报警的烽火”！我不知此诗是写于兴安岭大火之前。

之后，那场大火中不是发生过一支消防队仅保一个芝麻官的小楼平安无恙的事件吗？这种私欲之火不能扑灭，我们整个事业都有葬身火海的危险！诗人在他的诗篇里留下了一个明亮的信号。

IV 叙事诗是一个还需要大力开拓、不断进行新探索的领域，尤其在新诗艺术不断更新的今天。短篇叙事诗在我国是有传统可循的，汉代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南北朝时的《木兰辞》、唐代的《琵琶行》《长恨歌》，直到清代吴伟业的《圆圆曲》，都是脍炙人口、代代传诵的名篇，有很多艺术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现代新诗中，朱湘、冯至、艾青、臧克家、李季、闻捷等著名诗人，都贡献了不少优秀的叙事诗作。当前叙事诗发展的前途是宽广的，广大诗歌爱好者也有这种审美的需要。在这个实行改革开放、各种传统观念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只要诗人感情的触角广为延伸，敏于前所未见、未闻之事，表现当代人、当代意识的、艺术亦有更新轨迹的新型叙事诗作，同样也是可以风靡诗坛的。不过，现在这种势头尚未明显形成。读了梁志宏这本叙事诗集，我有一种欣喜感，欣喜于一位有创作实力的中年诗人在为形成这种势头作出自己的努力。写到这里，我忆起一位专攻叙事诗甚力的诗人罗沙同志，去年，他的叙事诗集《东方女性》增订本出版后，给我来信说：“该书初版5万多册，这次增订本又达1万5千多册，看来，还是有读者需要叙事诗的。这个事实，是对某些预言‘叙事诗将被淘汰’的诗论家的一个挑战。”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叙事诗将被淘汰”实质上是诗歌观念趋向狭隘的表现。叙事诗创作还应该大力

提倡，而在当前还有一种“爆冷门”的态势。《东方女性》的发行量超过了很多人小说集子的发行量，不就是一个信号吗？我希望、也相信有更多读者会喜欢梁志宏这本叙事诗集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六日写于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南院

目 录

触事生情与缘情叙事（序）／陈良运………（1）

第一部 血红剑盾

检察长的眼睛………	(3)
法官之心………	(9)
站起来！审判长………	(14)
飞啸的银箭………	(19)
阳光与雾………	(25)
大墙下的二重奏………	(31)

第二部 金黄火焰

敲边鼓的老兵………	(39)
拳拳女儿心………	(45)
金色蜜月………	(51)
在铺筋工地上………	(56)
火焰进行曲………	(62)
高高的铁塔………	(69)

第三部 碧绿季节

大田里的界石.....	(77)
搬迁.....	(83)
酿蜜者的情诗.....	(89)
弯弯峡谷.....	(95)
一个飞翔的名字.....	(101)
生命树.....	(106)
山火.....	(112)
老人与树.....	(118)
后记.....	(123)



第一部 · 血红剑盾

检察长的眼睛
法官之心
站起来！审判长
飞啸的银箭
阳光与雾
大墙下的二重奏



检察长的眼睛

小序

人人都有一双眼睛
有的明亮，有的浑沌
我从这两扇开启的心窗
窥视主人的心灵。

我歌唱检察长的眼睛 ——采访途中的思绪

车轮哟，快快飞奔
快飞到风暴即起的法庭
我有幸！采访为人钦慕的检察长
唱出心中久久蕴藏的歌声。

我唱过炉前工铜色的臂膀
唱过勘探者雪野的脚踪
唱过灯下教授的银发

唱过街头盲人的笑容……
面对检察长啊，该唱什么
哦！我歌唱检察长一双眼睛
——“火眼金睛”的美称啊
早蜚声古城，振动了我的诗情！

我想象，他的瞳仁
该象忠实的清澈的明镜
世界映入这双眼里
不会象在哈哈镜中变形。
我想象，他的目光
该象犀利的一尘不沾的剑锋
挑开假象的迷雾
也斩断关系网的羁绳。
不然，他怎能如此出色
将这棘手的要案公诉于法庭！

他，大睁着两只眼睛
——法庭外，检察院秘书答问

是的，检察长的特征
凝聚在浓眉下一双眼睛。
它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明眸闪闪，连着眼角鱼尾纹
却有着哲学家的深邃
科学家的缜密和诗人的激情。